

1996年,耸起的黄土圪梁上,一位老羊信扯着喉咙唱一首信天游。当听到“引头头骡子带红缨,什么人留下赶牲灵”就已泪下水涟涟。

这辽阔天地的苍凉是如此的动心与清澈,水洗一样的靛蓝至黄赭色的高原连接处,我找不出形象解释,就好像是巨大的欢乐被忘掉的一刹那,却已刻在了心里。当脆弱的身躯和灵魂被一曲“赶牲灵”坚定住后,我明白,晚清大诗人黄遵宪的诗作:“天籟难学也”的出处所在。

我曾一度因流行歌曲泛滥而拒绝接近民歌,最终的接近又觉得它是多么丰富而生动。它情深缘浅的色晕,让我接近了永恒之光。我无法就此而无知地漠视这种伟大而亲切的声音,就像闻见母亲熟悉

民歌里藏着伟大到狂放的“汉子”

葛水平

而温馨,并掺和着些许血腥气味的体香一样,民歌抚慰了我孤独的身体。

1997年春天,我一直与一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女子在一起,她说美丽的草原有一种火的品质,像传统的乌珠穆沁的婚礼那样,草原上到处飘荡着乌珠穆沁长调。她是来自旗剧团的一名演员,我们同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,她喝一种草原上的高度白酒“套马杆”。在一次酒醉之后,她给我唱了乌珠穆沁长调《都荣扎那》。那是一首歌唱一个19岁就被杀害了的蒙古族英雄的叙事歌。歌里重复着她故乡的星星,荒凉无边的草原,还有生命中

短暂的沧桑。她把欲望、憧憬凝聚在英雄草原身上,来实现强烈、奔放、壮阔、无奈的生命意识。这是我这一年参加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半年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,在草原的歌声中浸泡了我这一年中生命的春天。

乌珠穆沁草原是内蒙古唯一牧人日常着蒙古袍的草原,她说汉语普及的程度使乌珠穆沁人仍保持着唱长调的风俗。而在内蒙古的一些汉族人集中的地区,蒙古族不会唱蒙古族民歌已很不新鲜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居住的民歌净地西北地区、西南地区。它们仅有的民歌的丰富与承袭的相对稳定,正是以文化的封闭和经济的欠发达、停滞为条件。

《乐记》认为,音乐“能与天地相合,和鬼神相通,使宇宙大放光明,日月运行有序,四时风调雨顺,万物生长繁茂”。可见我们的民族对音乐可称得上是崇拜至极了。可蕃衍于大地之上的民歌呢?曾经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者提供精神乳汁的民歌,如今就像我们历尽沧桑的姑娘,在明媚灿烂的日子里,有点四顾茫然了。

民歌,以口唱心的真切自然往往不是刻意为之

的文人诗作所能比拟的,它来自民风切中人类脉搏,无所顾忌的自我精神在民歌中彻底展露。“你对我那个好来我那知道,就像那个老羊疼羊羔。墙头上跑那马呀还嫌低,我忘了我的娘老子我忘不了你。”这种白描见性的人格,由乡下汉子唱出来,所有的想象、色彩和沉郁的感情,呼吐出了爱情欲望中生活的愿景。

有一次,在京城听一场民乐,听到了《苏格兰铃花》那样的曲子,观众席上掌声如雷,之后是一曲民乐《兰花花》,掌声稀落。有几位西洋人站起来挥舞双臂,嘴里吐出一连串“OK”,我留意他们回过头来看一色儿黄色皮肤的绅士淑女时,眼中折射出一种蓝色的忧郁。1841年,当门德尔松指挥完丹麦人嘎德的《我相之回忆》一曲后,被音乐振奋了的莱比锡人惊喜地看到,

原来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叙事民歌竟也那么动人,传统在工业飞跃的那一刻竟也有那么神奇的力量,看来现代文明并不轻易抹杀传统,相反它依赖民族精神更鲜明、更坚定的确定与独立。而我在听完那场音乐会后,却感到我们国家的听众对民乐欣赏似乎产生了一种“土”的困惑。

民歌一般都有股子酸楚劲儿,现在的歌星把民歌唱得很欢快,连《兰花花》《走西口》之类的民歌都轻浮到了欢喜的套路上。流传在我国的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:“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,冰河上跑着三套车,”不说它的歌词,单单那旋律,你不忧郁都不行。歌声中是有画面的,如列维坦的风景画,那么清醒有力,我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,在他们流放的经历里,一架三套车装着他们的文采远去。

我喜欢民歌里唱的那些花事,正月里那迎春花儿开,二月里那柳絮花儿开,一直唱到十二月那腊梅花儿开。所有的花儿都要往头上戴。花开富贵,拽长了大地的年轮。

从春天开始,从冬天终结,为一切的存在而存在,四季供她们摇曳,为所

很多人的快乐存在。“清香那个玫瑰玉兰花儿开,蝴蝶那个恋花啊牵那个看呀,啊,鸳鸯那个戏水要郎猜,小小的郎儿呀。”唱到花,都与女人有关,我一直对弱柳扶风的男人不太欣赏,但我还是相信民歌里藏着一个伟大到张狂的“汉子”。

民歌,人民的歌,人民从来都不会朦胧。沃野千里唱民歌。民歌的事事洞明其实是经验的结果。好的民歌阔爽大气,直白坦荡,偏又情致缠绵,余韵不歇。

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。”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出于心臆,激于真情。”一首酸曲唱出来,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。民歌,就像故乡有尘土和牛栅、马圈、鸡窝子,犹似地里流汗劳作的爹娘。

我听过美国歌手保罗·罗伯逊唱《老人河》,“黑人劳动在密西西比河上,黑人劳动白人来享乐,黑人劳动早晚不得休息,从早推船直到太阳落。”他把快乐唱得包含了苦难、沉重、绝望,抒情到忧怨、愤恨。

在伊犁河畔,看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,他们的歌声滑过伊犁河平静的水面,你能感觉那歌声里的快乐是扭动的。

民歌的力量是自由的,可以去改变,但是一定要改变它的本质。只要敢唱会唱,我认为从来都没有道德上的障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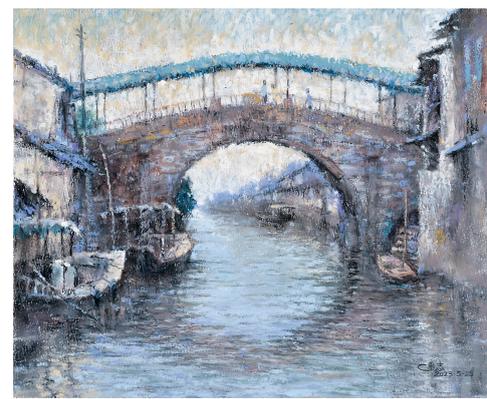
一只衣袋,一件沉甸甸的黑色绒线背心出现眼前,让我们注目好久。那是多年前我的老母亲为她这个女婿编织的。毛衣采用一种叫黄蜡骨的针法,这种针法让毛衣厚实特别保暖。丈夫轻轻叹了口气说,还好今春捐衣被时漏了这件。他的意思是,现在老妈走了,这件毛背心也是个念想。妈妈善于结绒线,针法和款式常会推陈出新翻花样,这个爱好她从年轻时保持到耄耋之年。几代人的毛衣、毛裤,还有当年专为小毛头织就的鞋袜和帽子,是我们后人记忆里可以触摸到的慈颜和温暖。今年正月里,小学同学金娣在群里贴出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几张照片,那是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由老师带着去长风公园游玩留下的集体照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原本的黑白照已变得模糊不清了。我看了

一下也辨别不出哪个是自己,再细看,有个女生穿了一件和尚领的毛衣,后背、两袖、领口、袋口、门襟是深色的,前胸左右两块是浅色的,我的记忆一下子复活了!这件深浅色块镶嵌的毛衣正是妈妈的作品。

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绝不是孤立的存在,每个生命个体都和周围发生着联系,当然包括情感。亲人远行了,但留给你的记忆还鲜活着,你会白天想到他们,夜里梦见他们。那他们就没有真正消失。我的朋友圈里有几位友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我手机通讯录里仍保留着他们的名字,有时翻看微信划到他们的头像,我会轻轻点开,友人的欢声笑语即刻会在耳畔响起来,那是他们穿越时空再次与你交流。

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绝不是孤立的存在,每个生命个体都和周围发生着联系,当然包括情感。亲人远行了,但留给你的记忆还鲜活着,你会白天想到他们,夜里梦见他们。那他们就没有真正消失。我的朋友圈里有几位友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我手机通讯录里仍保留着他们的名字,有时翻看微信划到他们的头像,我会轻轻点开,友人的欢声笑语即刻会在耳畔响起来,那是他们穿越时空再次与你交流。

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绝不是孤立的存在,每个生命个体都和周围发生着联系,当然包括情感。亲人远行了,但留给你的记忆还鲜活着,你会白天想到他们,夜里梦见他们。那他们就没有真正消失。我的朋友圈里有几位友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我手机通讯录里仍保留着他们的名字,有时翻看微信划到他们的头像,我会轻轻点开,友人的欢声笑语即刻会在耳畔响起来,那是他们穿越时空再次与你交流。



蒲汇塘桥 (油画) 程秉志

老人聊天常会讲养生和长寿的事。前些天和一位语文老师聊天,就聊起了长寿,我说起了长寿的周有光先生。不料,老教师批评起了周有光先生,说这位“汉语拼音之父”推行汉语拼音,差点灭了汉字……我们的长寿话题跑偏了。

说起周有光先生,是因为我父亲任溶溶和他是同行,做过文字改革工作。

我父亲中学时代就参加新文字工作。鲁迅先生当时预言,中国要摆脱落后愚昧,就要用拼音文字替代方块汉字。受鲁迅先生影响,在地下党领导下,我父亲就做起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。拼音字母最早是西方传教士用来给汉字注音的,受到启发,经过瞿秋白等前辈的努力,新中国成立后,周有光等文字工作者做了许多工作:完善汉语拼音、简化繁体汉字、推广普通话,成绩很好。我父亲后来做翻译和儿童文学创作,也得到不少新文字工作的启发。

新文字工作成绩很好,只是拼音文字替代方块汉字没有成功。我父亲那一代文字工作者的实践也证明,拼音替代汉字难以成功。我想,幸亏没有成功,不然,今天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大概会像朝鲜人越南人那样,面对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里大量的汉字古书碑帖,不知老祖宗在说些什么了。人工智能发展迅速,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更有优势呢,汉字是不可取代的!

现在的汉语拼音主要是用来注音,从中国的小学课本到外国人的汉语学习,都有汉语拼音的帮助,让大家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其实,拼音字母不仅可以给普通话注音,中国各地的方言也都能用汉语拼音拼写。我父亲就曾想

编一本广州话词典,用汉语拼音注音。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,一口标准的广州西关话。我父亲早年准备了三个卡片盒,一词一卡,写了许多卡片。卡片盒在书架上放到现在,词典终究没有编成。也不遗憾,现在出版的广州话上海话等方言词典都用汉语拼音注音,还有古汉语词典呢。

长寿和拼音

任荣烁

我父亲晚年有两本注音版儿童诗选《小锡兵的故事》《爸爸的老师》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按照父亲的要求,以词为单位注音。我父亲后来还在样书上修订,这应该是我父亲汉语拼音工作的最后成果了。

回头说那位老教师的批评,说周有光先生差点消灭汉字,既不是事实,也不可能。事实是:周有光先生长寿,活了112岁,真是世界少有,又是促成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的语言文字专家——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因此,我拿他作长寿的话题,实在没错!

所谓现身说法,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:一是必须发生在自己身上,二是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。1995年我十四岁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《胖子的烦恼》一文,2024年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连写了《减肥茶》《谁说美食家必须是胖子》两篇文章。几次“现身说法”下来,我觉得,减肥成功这件事情,八成是个伪命题。

我也想过再去打几针,但犹豫不决。但凡是药,有疗效的同时,也一定伴随着副作用。以“大神药”为例,具体到我身上的副作用就是掉头发。原本一头特别浓密的黑发,减重的同时局部开始稀疏起来,医学上的说法是头发毛囊的应激反应。体重减了有可能会反弹,但头发掉了,是肯定长不回来的。权衡利弊,我的选择肯定是不打针,先守住那仅剩下的十斤成果再说。2024年底“大神药”正式在国内医院上市,我有一位朋友跃跃欲试,专门打来电话征询我的意见。我答复他,减重效果肯定是明显的,但副作用就是掉头发。电话那头,我这位天庭已经很饱满的朋友沉默了,我知道他畏惧了。作为乐观的胖子,我们可以坦然接受体重反弹,但我们真的无法接受头发掉光后的严重后果。毕竟,并不

减肥,八成是个伪命题

陈佳勇

是每一个胖子都愿意长成弥勒佛那样。减肥这件事情,是医学,也是社会心理学。你看寺庙里那些佛像,菩萨大多是胖胖的,罗汉基本上都是精瘦的,这样的造像,应该也有社会心理学的因素在。放到现代的电影制作里,也是这样的人物设定。真人电影里,俊男靓女,各个都是瘦的,因为只有瘦的才是酷的。但同样在真人电影里,胖子不能耍酷,胖子主要负责搞笑,不搞笑就红不起来。你看刘德华主演的那么多电影,基本上都是瘦瘦的、帅帅的。但有两部电影例外,一部是他和郑秀文主演的《瘦身男女》,另一部是他和张柏芝主演的《大块头有大智慧》,导演都是韦家辉、杜琪峰组合,很值得一看。

在动画片里,人物设定却和真人电影不一样。只要是动画片,里面就

临江仙写怀(外一首)

刘琦

自古男儿多壮志,腔中血为谁酬。无边岁月转悠悠,薄霜生两鬓,至此复何求。品尽红尘凉暖事,等闲风雨春秋。深宵一醉忘千愁,酒烧肝胆热,对月赏吴钩。

临江仙·冬夜独白
好梦一帘谁戳破,疏枝窗外婆婆。长天缥缈夜如波。意舟追月远,心荡望星河。挥散闲愁千缕绕,空将肝血消磨。半壶浓酒可当歌。红尘多少事,转眼做蹉跎。

一定有胖子,而且这些胖子基本上都是善良的、可爱的形象,哪怕是机器猫,也必须是胖的。至于动画片里的瘦子、坏人的比例,就明显比真人电影里的瘦子要高。

因为说到电影了,自然要说到明星减肥的事情。毕竟这两年减肥话题这么热闹,同电影《热辣滚烫》是紧密相关的。最近又有好多位明星减肥成功,报道里都是说节食加运动,很多人知道我去过是影视圈的,又加之我减肥成功,便来向我打听八卦。八卦这种事情,私下里说说可以,放在公开场合说就不合适。但以我浅薄的亲身经历而言,节食加运动一定是有用的,但打针肯定是见效最快的。余下的话,只能是自己去体会了。

减肥若是为了变美的执念则不可取,因为美是独一无二没有标准的。

责编:殷健灵 潘嘉毅

